銀幕短打

《鴻門宴》的啟示

文：朗天

我家族中一些女士看了李仁港新作《鴻門宴》的宣傳片段，不約而同頗有微言。「為甚麼黎明的劉邦造型這樣的？」有人在內地看了正場（又是一齣先在內地「全國公映」，香港卻未上映的港導作品），表示一度幾乎分不清誰是項羽誰是劉邦，馮紹鋒和黎明都是滿臉鬍子，沉色衣甲，望之不似主角。

她們當然不即時曉得，他們真的不是主角。李版楚漢相爭的故事是無敵軍師大對決。真正的雙雄決不是項劉，而是范增與張良（黃秋生與張涵予）。

秦漢之交是中國歷史所謂英雄輩出的年代，下開磅礴之三國。項羽是表面的英雄，但真正配得上英雄定義的其實是劉邦。根據劉邵《人物志》：聰明秀出謂之英，膽力過人謂之雄。項羽有力拔山兮之氣概，破釜沉舟之進取，雄則雄矣，但謀略失算，到了兵困烏江、四面楚歌之最後關頭，更因氣短而自我放棄，能勝不能輸，所以未夠資格。李宗吾作《厚黑學》，以劉備及曹操各取劉邦之一面（一取厚一取黑），更闡明英雄必須夠奸夠狠夠厚面皮。

劉邦比項羽奸，很多改編的影視故事都在這裡做文章，他背後有呂后、張良、韓信，其實是一個謀略集團。李仁港的《鴻門宴》以博弈論的角度，把焦點從英雄轉往謀決。而視覺上則採取《棋王》式的平行對弈，以棋局直接進行智力比拼。黃秋生演來猶如武林高手比內勁，張涵予落敗也真的如內功技遜一籌口吐鮮血。

鬥智其實是鬥奸，但無敵軍師的非道德邏輯下，索性以個人魅力蓋過道德判斷，那亦是英雄史觀之所容。

黃秋生至今仍是香港公認演技最好的男演員。外國像他這樣年紀出任主角如家常便飯，但有心人要讓他任主角（尤其是在大片中）何其曲折！《無間道II》之後，《鴻門宴》的嘗試幾乎可稱得上暗度陳倉了。片內片外，強調智力取天下，李仁港的底子似乎還是三國的。

「異端」的三棱鏡：

《大同：康有為在瑞典》的歷史折射

■舞蹈家江青的加入提供了影片另一層空間。

中國宛如一棵老樹，近代歷史的年輪深刻而滄桑。在反思歷史主題的影片裡，香港導演陳耀成的新作《大同：康有為在瑞典》，並未順流於辛亥革命的正劇模板。曾經的抉擇，仍有着今日的敘解與回味。斯德哥爾摩，北歐白雪落下，蒼白的中國思考，似乎就是始自於康有為——大同，作為普世性的文明追求，道德高地近似於堅不可摧。美感的魅力，不會因為歲月的流轉而有所褪淡。欣賞這部影片，能夠帶着欣賞而非苛責的觸覺，去玩味那個年代的大歷史、大人物。 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第一棱：亂世中的父女情懷

除了「公車上書」、「戊戌變法」的正史波濤，康有為與康同璧的父女情感對白，成為全片始終的話語套格。印度神話的倒敘模式，將整部中國啟蒙思想史化為浪漫的點綴。一幅溫馨畫卷中的溫情人物，便是康有為與康同璧。中國的苦難，是夢中的想像，似回憶卻又不是往昔。因為，沒有人可以忽略那段歷史。

夢是美好的，是人在舒緩中的自我釋放；夢是嚴酷的，醒來的那一刻，萬物依舊、一切皆然。但此片完全相反：夢醒是美好的、夢中是驚悚的。康同璧在父親的鞭策下，自幼學習各種現代技藝，精通多國外文。兒時的訓練，成為日後父女在流亡歲月中相互依靠的根基。事業的煎熬、愛情的尋覓，每一刻，這個大眾心中的改革者，在康同璧的心中永遠都是慈祥的老人。反對纏足，不僅是為了大眾，也是為了自己的女兒。這是一種煉獄。在試煉中，中國的品格與康氏父女的情感畫上了等號。救國、護國中的康有為，離不開女兒的幫助——為美國的華工、華商爭取權益，同樣需要康同璧的幫助。

影片中的康有為告訴自己的女兒，當苦難結束時，親人又可相聚，骨肉又能團圓。夢已結束，陪伴在女兒身邊的還是這位父親。女兒猶如中國歷史的漂浮，父親則是激流中的守望者。陳令智對中西文化的獨到把握，將中國巨人與西方的一次次互動演繹為近代歷史的交誼圓舞曲，窺視出革命之外的人生、歷史之外的人情、國家之外的人性。

第二棱：追夢「大同」

舞蹈家江青的敘述，不是旁白，而是參與。居住於瑞典的她，解析康有為曾經的北歐歲月，更多是跨國對話隔閡的一種嘗試。瑞典，是全世界公認的高福利國家。初到瑞典的康有為，亦被當地的風景與文明所吸引。在湖中的小島上，他能夠靜思對祖國未來的構想。江青固然不是亦步亦趨，但她同樣在瑞典的自然山色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。「大同」的意象在瑞典有了現實的共鳴，不再空泛和浮華。馬悅然對《禮記》的詮釋，更加賦予了康有為中國道統的傳承象徵。

因此，康有為對「大同」的追求一刻也沒有停止。他的「大同」，是「返本開新」的典範——將孔子視為中國的改革家，塑造原儒與官儒的分野。殊途同歸的文明理想，讓國學與西學在他那裡找到了和諧共存的機會。即使自己的得意弟子梁啟超轉投孫中山麾下，他亦苦口婆心去解釋自己藍圖的合理性。畢竟，現實與理想是敘述的關係而非空間的關係。瑞典的生活經歷、中國的古典文化，成為「大同」之中的靈魂與血肉。

■導演陳耀成

第三棱：永遠的「異端」

國語、粵語、英語、法語，甚至瑞典語，這部影片單在語言圖景的勾勒上，陳耀成就以多樣化的手法臨摹晚清之於民國的中國歷史——國語中的大中華情懷，粵語中的嶺南風氣之先、英語中的西學東漸、法語中的深厚學養、瑞典語中的大同夢境。晚清是千年未有的大變局，當中國人處於家國天下的十字路口時，順流逆流的自我評價將影響一生。

先知的孤獨，在於遠離時代——並非脫離現實，而是走得太快太遠；空想的浪漫，在於塑造尊嚴——並非漫無邊際，而是對他人太過苛責。先知加上空想，就會成為異端。康有為固然是永遠的「異端」。在清廷的眼中，是亂臣賊子；在革命黨的眼中，是清廷的走狗；在講求禮教立國的傳統士大夫眼中，康氏在《大同書》中主張「男女戀愛自由、毋需結婚、一年後續約」的觀念是大逆不道；直至今日，在主流社會的立場中，他對同性戀的寬容亦令人難以接受。影片在講述他的這些經歷與思想時，情感時而戲謔、時而悲慨，也恰似康有為個人的一生際遇與中國歷史的「強人所難」。

在影片《大同》中，康有為與革命黨並非傳統理解上的勢不兩立，對新生的共和國也並非完全排斥——懸掛五色旗，證明他對未來的中國抱有期待。民國肇建，回到中國的他受到空前的熱烈歡迎。但對理想的堅守，令他未能進入主流的政治舞台，對一切現實積弊的抨擊幾乎無不與自己對中國的構想相結合，以至釀成了他一生最不該為而為之的彌天大錯——支持張勛復辟。武將是奪權與愚忠，文臣則有着人道主義的信仰。復辟失敗再遭通緝，康氏再度流亡，去往瑞典，悔之晚矣。然其對故土的眷戀始終未絕。

■陳令智飾演康同璧。

不可忘卻的理想國

回望晚清歷史，一個令人唏噓不已的事實是：創建共和或者君主立憲，本質上其實無任何區別：都是讓清廷權貴交出竊據已久的國家權力，還人民自由——所以，歷史一次次證明：對於一個拒絕自我反省、毫無妥協餘地的政府而言，無論是談論革命或是漸進改革，均無意義。

《大同》，如若以電影視角看，它就是一聲婉約而淡然的嘆息，將那段或許可以重來的歷史再進行一次憂鬱地呈現；若是一部紀錄片，則它將中國的近現代歷史，比喻為一道筵席，康有為的君主立憲與大同理想，固然算得上是一道菜——或許是醋添多了，或許是鹽加少了，這道菜最終未能獲得食客的認同。

理想國與烏托邦其實只是一步之遙，《大同》點出了這一步之遙的所在：糾葛義理或是經世致用——固然，康有為帶着激情與夢想描繪了他心中的中國藍圖，但與國民的疏離、與精英的對立，已經讓他的理論失去了在中國的市場。清代學術思想家在文字獄中形成的陰影並未消除，因而時常以唯理化的學術推導、考據來驗證現實中國的去處，過度思辨，忽略實證。康有為當然是這種悲劇的代表。他既沒學生梁啟超審時度勢的心胸，也無政敵章太炎不斷革命的勇氣。當然，以今非古，實則是後知後覺。稱康南海是空想也好，先知也罷，我們明白：在那樣一個風起雲湧、思潮澎湃的年代，無數中國人曾用夢想去為四萬萬同胞與子孫爭民權、爭自由。這種努力的失敗，並不能否定他們高尚的道德動機與深邃的文化認知。失敗，才更顯這些中國人的可貴與偉大。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天與地》的壓抑與激情

因為有比較，《天與地》迅即成為全城討論最熱烈的無綫電視劇。比較的對象，是《天與地》與那麼多部被稱為「師奶劇」，為掌握媒體（不論是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）話語權人士「唾罵」為不思進取的劇集。然後我們可以看到，這齣被指為「倉底貨」的劇集，在短短數日內成為各大討論區的熱門話題，facebook上的激讚，電台也忍不住開腔討論。那種熱烈的反應，彷彿《天與地》開創了一個劇集新世代。

可悲的是，所有的討論基本可以用一個要點概括：與無綫的師奶劇不同。

《天與地》的不同，在於時空交錯，在於一開場便有女主角上演劈腿，在於長達數分鐘都沒有對白，在於沒有一家大細圍看電視吃水果，反倒劇情緩慢推進。網民們激讚劇集突破了框框，劇中角色說兩句「這個城市正在死去」，便驚為天人在社交網站紛紛開心Share，如同發現了新大陸，遇上對此劇有批評的聲音，便是沒有仔細欣賞此劇，刻意要去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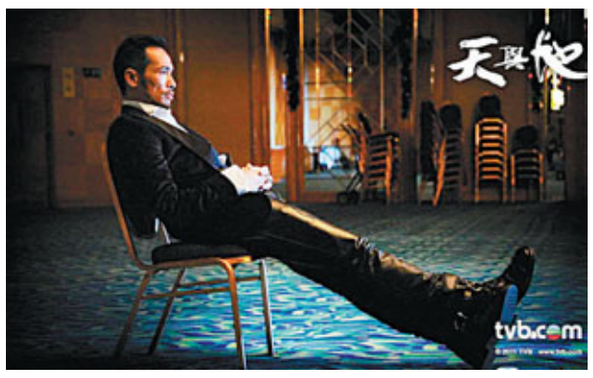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我們都以為，《天與地》確實是一齣十分精彩的劇集。

劇集最出色的地方，是拍出了一種壓抑的氛圍。劇中角色劈腿、一夜情；默然煮飯，數分鐘都沒有一句對白；那些永不褪去的傷痕；閉上眼睛靜靜地「預演」即將來臨的盲人生活……這些都傾訴了他們那無法撫平的傷痛，關於18年前的「意外」，成為餘生一道跨不過去的坎。在人性的描寫上，編劇確是花了不少心思。

可是我並不太喜歡《天與地》——即使我欣賞此劇的努力。劇集在技巧上是突破了框框，例如交錯的時空拼貼出眾人的過去，例如緩慢的推進，例如以人吃人為題材，例如暴力、血腥與黑暗。可是我認為這些突破頗有某種目的性——例如，是為了不同而刻意地不同——刻意的不同並沒有錯，那也是手段的一種——於是在刻意的情況底下，我看不到主創人員到底是想作出一些改變？還是彰顯自己的不同？

據說，編劇在微博上說過這樣的話：通俗劇也可以有要求的。如果《天與地》是有要求的心態下做出來的作品，那麼我只能說，我們的未來將會怎樣呢？被網民、文化工作者都激讚的劇集，仔細一看卻是不離無綫那些「中產劇」的口吻的作品，當劇中角色搞工運，卻自以為持平地「為大局着想」，樣板化激進的工友與資方，我卻希望有要求的作品應該是在各種細節上做得更認真更仔細，而非一個表面框架上的不同。

更令人失望的是《天與地》並沒有重視他的觀眾。它輕易地捨棄了某部分觀眾——即使那些是沉默的大多數——卻沒有興趣去了解他們，然後盡自己的能力去影響他們達到自己認為的水準。《天與地》的不同與有要求，更多的只是一種口號式的激情。



新碟上架

■文：任逍遙

《S8驚世檔案》Blu-ray

對某些觀眾而言，《末世凶煞》（Cloverfield）不只是一部災難片，也是一個災難，因為事情故作神秘，到頭來卻發現沒預期般緊張刺激，不過是部手搖鏡多到讓人頭暈的作品罷了。同樣是J.J. Abrams的出品，這次他不只是監製，還身兼導演和編劇，這部名為《S8驚世檔案》（Super 8）的作品，又會拍成怎樣？

有趣的是，原來橋的確不怕舊，在市場策略上，J.J. Abrams重施故伎，再作神秘，在電影上映之前不向媒體透露半點內容，我們只能憑預告片去猜測個大概：火車被一輛貨車撞至出軌，有一班細路在附近正在拍攝超八影片，然後有一頭不明來歷的怪獸殺出來。預告片是成功的，至少讓人以為這將會是一齣緊張刺激的作品。不過，到影片正式公映時，我們才發現，原來最有睇頭的部分就真的只有這一場罷了！影片更多的時候是在說故事、賣親情，細路仔是主角，他們與父親的感情是配菜，那些溫情更好像熟口熟面，原來，是史匹堡監製底下的成果！

看《S8驚世檔案》的影碟，我們可以明白整部影片的來龍去脈，究竟為甚麼要拍「小朋友拍超八」？為甚麼J.J. Abrams要與史匹堡合作？在長達逾個半小時的製作特輯中，J.J. Abrams真的由頭講起，原來他15歲的時候就與朋友參加一個超八厘米電影節，輾轉之下更被史匹堡賞識，結果便入了行！所以，我們也可以說《S8驚世檔案》是他個人寫照，加入親情元素，則可以說是向史匹堡的舊作致敬吧？至於驚險刺激的場面不怎麼精彩，那些似乎會充滿懸疑氣氛的外太空生物來襲，亦沒有甚麼驚人真相在背後，就好像說得通了，因為導演根本志不在此。但話說回來，觀眾哪里理會你甚麼拍攝動機和目的？不夠緊張驚慄，又欠缺政府陰謀大踢爆，自然就會讓人覺得失望。

不過，如果你覺得火車出軌一場已值回票價的話，那麼就要看看影碟中〈Deconstructing Train Crash〉這個收錄，選單會以互動的形式，讓大家選擇觀看這一場的前期、拍攝期間及後期幾個階段的製作花絮。